

# 劉喜奎顛倒衆生

■ 撰 純 ■

本誌五卷五期劉健羣先生「國」漫談文中有劉喜奎五十元一吻，讀者看了之後感到非常有趣而極表歡迎，曾有讀者來電話，希望本期刊登一些劉喜奎的故事，以便覽觀，適巧本誌資料室存有作家顏蕪所撰「劉喜奎顛倒衆生」一文，該文會刊大華晚報，特予摘錄如後，以饗讀者諸君。

編者

民初故都坤伶劉喜奎是個淡掃蛾眉、美如冠玉的名旦，外貌確是婀娜多姿，神韻尤足顛倒衆生。其嬌媚之態，確能使萬千願曲周郎沉醉。她在氍毹上的一舉一動，一白一曲，不僅見賞於騷人墨客，也甚獲一些大學生的歡迎。某青年僑生，家庭極為富有，每日約同窗硯友三五知己，往三慶園專包一廂，風雨無阻的一味對劉喜奎狂捧，凡喜奎出場，即一致怪聲叫好。某夕，喜奎演出「辛安驛」，亦弄亦弁之態，直使該僑生神魂飛越。等到喜奎演罷卸粧後，他們便一擁而出，

大笑的說：「真是幸運極了，今兒纔償了我的心願！」

廣集戲院後門鴿候，當喜奎將上馬車之際，該僑生忽情不自禁，竟搶上一步，捧住喜奎嬌嫩香甜的臉蛋，使勁的狂吻，嘴裏也喃喃地連呼：「乖乖。」只急得喜奎大呼救命不已。那位飽餐秀色的僑生，緊緊抱住喜奎，還不放手，車夫跟班們圍攏一團，將他擒住，直到警察趕至，他纔哈哈

眾人認爲這位僑生神經不正常，遂由警察抓到警署去。經過調查審問後，警方科以五十塊銀元罰金，在當時可算一筆大數目，在這位富家子的眼光中，不及九牛一毛，却滿不在乎，連稱：「值得！值得！」並作了一篇肉麻文字，送刊報章說：「同劉喜奎香個面孔，只科罰五十元，警官未免不公，因爲喜奎是現代國色，聞香面孔，雖不比姦淫，也算一親芳澤，區區五十金，罰得太少了，未免輕視美人；至本人，總算作了一槽本輕利重的生意，如果可能，本人願再花雙倍金額，再來一次。」云云，凡讀此文者，莫不爲之絕倒。某君對此惡作劇，曾做了首打油詩說：「冰雪聰明目下傳，戲中魁首女中仙；何來急性兒唐突，一個乖乖五十元！」

喜奎受到這位僑生的作弄後，回到家中，大哭一場，以後各戲院爲防類似事件之再度發生，不惜重金聘請保鏢，警署爲維護公共場所的安全秩序，亦自動加派崗警巡邏，以防意外。

世間文人每多怪僻，所行常出意想以外。亞細亞報記者劉少少，雖年逾花甲，不甘寂寞，亦單戀喜奎，他沉醉於「化爲蝴蝶繞裙邊，一嗅餘香死亦甜。」自作詩還不算，竟異想天開在報端上表勸進，尊稱她爲「喜豔親王，替劉喜奎組織內閣，設置且部大臣、武部大臣、生部大臣、丑部大臣、淨部大臣等，從放言高論」到「結成力量」，類似「凌波俱樂部」一般，確也鬧動京華，掀起一陣刺激。

這位湘籍記者，家住洞庭湖邊，家有良田三百畝，寒窗二十載，僅中了一名秀才，科舉一廢，進了長沙的法政學堂，正好又遇上辛亥革命，

便回籍過着鄉居生活。迨民國成立，袁世凱用徐世昌的策略，開科取士，以收拾天下的人心，他趕上北京城應試，首場名落孫山。便從小客棧搬到法元寺居住，白天在前門看坤伶的戲，晚上沒事也逛逛八大胡同，沉醉於聲色之中。

少少風流多情，看了紅樓夢之後，嘗以賈寶玉自命，而林黛玉竟難獲得，自作多情只好向八大胡同中去獵取，總算遇上一位花國總統吳蝶生，就拚命的報效，不到一年，幾千元袁大頭已花光，謔云「娘子無情」，吳蝶生不像蘇三那樣有情，於是轉過念頭，想從坤伶戲園中，去物色意中人。

恰巧劉喜奎嬌小玲瓏，弱不勝衣，生得一套林黛玉的病態美，他春心大動，於是定製了一套紅色袍子、白色馬褂、黃花緞小帽，手裏拿一張報紙，每日午夜兩場，絕不缺席。每見喜奎出場，必怪聲狂叫，看完後即做打油詩、花鼓詞、小品文等送報社登出，有時還寫肉麻的情書給喜奎，捧了半年多，絲毫未打動她的芳心。

某日，他在報上發表一篇駢文，冊封劉喜奎爲「喜豔親王」，刻在銀盾上叫樂隊送到劉公館，自己坐上馬車，吹吹打打，押在後面。當劉喜奎獲悉劉少少此舉後，立即躲避，由家人出面迎接，對少少說：「承先生盛情，真是蓬門生輝，三生有幸，心領敬謝，萬不敢當。」遂即將原件退回，這下子使少少氣得臉上紅一陣，白一陣，甚爲尷尬。

少少遭此窘遇，竟絕食數天，再翻來細讀紅樓夢，每天便坐到陶然亭，自我陶醉，黛玉葬花

詩，單思病癡，那頂「無冕帝王」的帽紗也丟了。好事者做了一首詩嘲他：「冊封尊號屬傾城，應許憐才到小生；此後長安如蜀道，縱然死也爲卿卿。」少少被逐返回湖南後，賦閒無聊，便在環堵蕭然的陋室中，懸掛着劉喜奎的放大芳影，對着臥榻，朝夕相廝，了却這多采多姿的一生。

直系領袖曹錕，坐節保定，成爲北京的太上政府，頤指氣使，權傾中外，民國十年的農曆十月廿一日，是曹錕的花甲大慶，這位曹三爺又是功業鼎盛之期，自然要慶祝一番，一時冠蓋雲集，車水馬龍，富貴榮華，熱鬧非凡。先一星期就由四省經略使署，傳諭北方著名男女優伶，前來保定「堂會」，應召的有梅蘭芳、余叔岩、楊小樓、程艷秋、尚小雲、白牡丹、小翠花、劉喜奎……等。

紅極一時的尤物劉喜奎，在堂會中登堂獻藝，曹三爺觀賞她在紅氍毹上的花容玉貌，其一曲一舞的表演，「協宮商之韻律，轉車子以傳神」，使他極爲激賞，巴不得一口將她吞下。曹老色迷於三天堂會後，率性傳諭將劉喜奎留了下來。

原來這次堂會中，是陸錦奉承老帥拍馬屁之作，陸對這位一代風華的尤物，早已迷戀，經常糾纏，這次雖然博得老帥的歡心，但却失去了自己心愛的佳人。曹三爺雖則以權勢凌人，可以胡作亂爲，但他最怕夫人劉氏的「河東獅吼」：劉夫人對曹三爺嘔愛劉喜奎事，已有所聞，心中大爲不悅，遂趁曹大帥不在家時，吩咐陸錦將喜奎喊來問明其身世及原委，喜奎爲了金蟬脫殼，

便含淚謊稱早已許身陸軍部次長陸錦，對大帥的盛情只有待之以來生報答，一把眼淚一把鼻涕，請求夫人出而解圍，這可使劉夫人動了氣，認爲曹三爺不該仗勢霸佔部屬之妾侍，乃遣人暗中將劉喜奎送返京城。陸錦聞訊，認爲喜奎真的表示以身相許，喜不自勝，便真的想娶她回家，故而特獻殷勤，天天纏住她。喜奎既不把四省經略使、權傾一時的曹老帥放在眼中，陸錦又何屑其一顧？

劉喜奎在故都登臺期中，一直爲衆多的顧曲周郎所糾纏，曹錕曾表示願以十萬大洋，爲金屋藏嬌的代價，而喧赫一時的辦帥張勳，也異常迷戀她。少軒表示只要劉喜奎肯下嫁，雖割鬚剪辮，亦在所不惜。老色迷雖年近花甲，仍是見一個愛一個，因而以做壽爲名，大事鋪張，將色藝雙絕的劉喜奎，從北方接到徐州來參加堂會演出。

辦帥對這位慧星般的尤物到臨，引爲光彩，不僅親自設宴洗塵，大獻殷勤，招待得無微不至，而且每日必到後臺，觀賞其化粧卸粧，每當她登臺時，總是先領導報以熱烈的掌聲，以取換美人的芳心。當十天的堂會曲終人散後，喜奎擬順道赴濟南演出，向張帥辭行時，却強扣她不予放行，糾纏她繼續留在徐州獻演，喜奎乍聆此訊，直如晴天霹靂，但她是個聰明人，明知虎落平陽，無可奈何，只有依從。

王克琴與劉喜奎同爲故都的女伶，時常親暱地呼她爲妹妹；那些終日陪伴辦帥的妾侍們，見劉喜奎被留下來，自然心裏有數，王克琴更不用說，知道老色迷的鬼心眼，便直截了當告訴喜奎

說大帥看中了她，有意「金屋藏嬌」。喜奎面嫩心強，賣藝豈能賣身，明知在色魔掌握中，寧願一死，也不污清白。辯帥雖以割髮剪辮誓志，並以優厚的條件為餌，劉喜奎只付之一笑，未少動心。

少軒以權勢金錢，無法打動喜奎，辯帥眼看霸王硬上弓不靈，便易以一套軟功夫，先把馬車妾侍叱退，獨自一人柔聲下氣地向她灌米湯，甜言蜜語極盡體貼，喜奎為使大帥不生疑竇，率性將計就計，於是啓口回答說：「喜奎出身微寒，從師習藝，昔日母女相依為命，負債累累，如今既承大帥的厚意垂愛，高攀也不及，我不是不知情感激，祇是我有苦難言，無以報命，請大帥見諒！」

張勳問道：「你有什麼難言苦衷，儘管坦白對我說明。」

喜奎回答辯帥說：「我在幼年時，因為還清債務，早年憑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已許配了人家，一女不能嫁二夫，如果順從了大帥，豈不失信於對方。因此，大帥真個憐惜我，就當體諒我的苦衷，讓我先回到天津，將婚事退掉，以免大帥背上強奪民妻的惡名。」

張勳聽了劉喜奎這番歷歷聲聲，雖覺悅耳，却未肯肯，可是她說的理直氣壯，再駁也屬枉然，心想早遲總得歸我所有，便裝成不在乎的神氣，哈哈笑道：「就如此辦，就照你所說，先回天津一趟，退了婚立刻回徐州來，老實告訴你，即使你有意騙我，也只能騙得了這一回，騙不了第二回，反正你逃不了我的手掌！」劉喜奎金鑰脫

殼，喜出望外，逃出了虎口，而辯帥對這位風靡全國的女伶，又豈能輕易放她走，身邊有的親信爪牙，臨行之時，所有戲裝行頭都扣留外，特地派着韓、王兩個心腹隨行，美其名為保護行旅安全，實則乃是沿途監視脫逃，喜奎為着預防禍事猝臨，暗中貼身藏着一柄利剪，必要時可以一死全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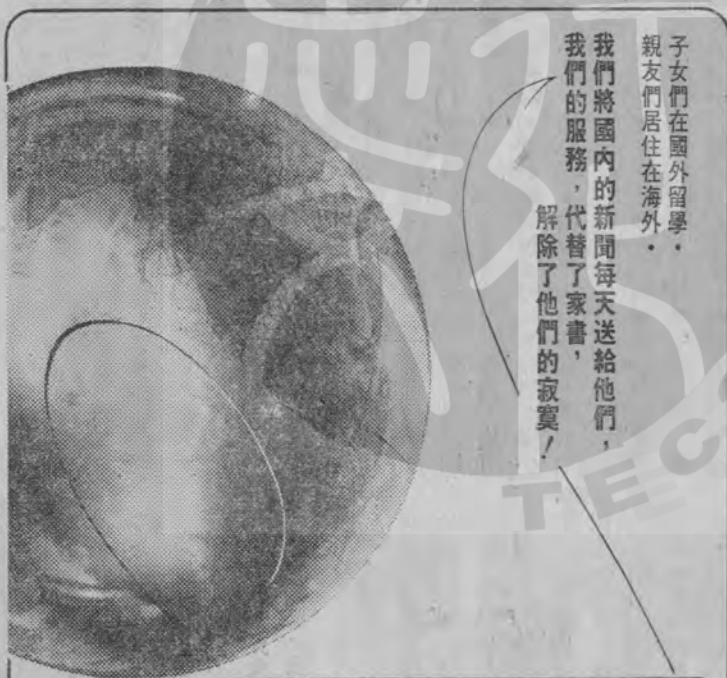
在旅途中，喜奎對韓、王兩個保鏢者，殷懃款待，曲意羈靡，有說有笑，故裝高興，冀圖鬆懈保鏢者的監視，俾能俟機脫逃。既抵濟南，喜

奎堅邀韓、王遊覽風光，休息了四天，便在這個有「泉城」之稱的濟南府粉墨登場首場上演「新茶花」，戲園客滿，掀起顧曲周郎的一片叫好聲。深夜卸粧回到旅邸，那個姓王的早已上床酣睡入夢，由姓韓的輪值監視，喜奎心想計謀，將姓韓的也打發走了。

劉喜奎施以「調虎離山」之計得售，便急忙到隔房輕聲喊起她的母親，就匆匆忙忙地搭上北行的火車，悄然離開濟南府，溜回天津。（摘自大華晚報）

子女們在國外留學，親友們居住在海外。

我們將國內的新聞每天送給他們，我們的服務，代替了家書，解除了他們的寂寞！



UNITED DAILY NEWS

報合聯  
版空航外國

版實律非行程拉尼馬在另·家國個多十九非·澳·美·亞·歐及通·多年發行後

詢洽「版空航外國報合聯」號六廿路定康市北台向或號二一三三話電報訂·

26, KANGTING ROAD TAIPEI TAIWAN, CHINA P. O. BOX 359

亞洲地區每月  
美金一元五角  
歐美澳非地區  
每月美金四元  
包括郵費長期  
另有優待辦法